魅力乡愁 ·上九村

灰瓦、绿水相映成趣

上九古村的诱惑

文/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本报通讯员 姜现鹏 韩军 王宪金

石桥架在流水之上,静水沉在八角老井之中,石头垒砌的屋舍布满山头,粗壮的杨树、梧桐从过去繁茂到现在,绵延的香火从古老的庙宇上升起,还有地锅里饭香在小巷里蔓延……雨季中的上九村,流水淙淙、水草摇曳、鹅鸭栖水而戏;老人们在家门口笑谈,孩子们在巷道里打闹。

来上九村之前,夏安全跑过不少古村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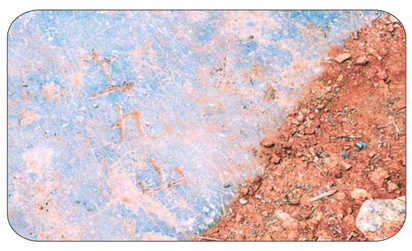
“荣城俚岛的海草房、招远山中的老民居、泗水黄崖村的老屋,我都去看过,因为各种原因总觉得美中不足,一直都犹豫不决。”夏安全说。

“散落在院子中、胡同里的石臼、石盆、石凳、石磨、石灶,听着老人说起的村庄历史,看到保存如此完好的石头村落,我心里有个声音:就是它了!就是它了!”夏安全兴奋地说,当时,他坐在山顶上俯瞰古村,从心底升起一种回家的感觉,“就像看到老家嘉祥的石头房子,找到了儿时的记忆和温暖。”

去年8月,夏安全成立济宁市上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,与四川金盆地合作,投资3.6亿,分三期打造上九古村。

83岁的娄守顺看着生活了一辈子的石头村天天在变,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上九村。

在开发商夏安全看来,随着修复的推进,当初的那份心动已经演变成对理想和文化的坚守。



黄土掩盖中的石碑

修复中的上九村

老人·老屋

络绎不绝的摄影爱好者

魅力乡愁 ·上九村

上九古村的乡愁

石墙镇上九村,83岁的娄守顺看着生活了一辈子的石头村天天在变,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上九村。在开发商夏安全看来,随着修复的推进,当初的那份心动已经演变成对理想和文化的坚守,“修复宁可慢一点,也要守住上九村的文化,让她成为独一无二的。

文/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本报通讯员 姜现鹏 韩军 王宪金

拆香台子引起的波澜

郑祥林依然记得,5月底的一天,为了老院子的香台子,他和正古村开发修复的施工人员吵了一架。

“好几辈子的香台子,说拆就拆了,咱这个地方掀香台子有忌讳,拆了还得让他给垒上。”郑祥林说,和施工人员理论完,又找到石墙镇党委书记张亮。

拆个小香台子,村民的反映就如此强烈,这让张亮有些意外。

在郑祥林的记忆中,上九村有着许多传奇故事。据村里的老人讲,上九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。唐代末年,上九村的先民为躲避战乱,从西北经中原,几经辗转,于北宋初年,来到此地。

当时,这里南山四季常青,半山腰水流不断,溪水经过的地方,长满了绿色地毯似的青苔,泉旁长着不少树木,其中有一棵笔直参天的松树,苍劲挺拔,因此当时起名为“古松村”。

段氏决定在此定居,改为“段山庄”。后因战乱,段山庄没有了人烟。至明代,聂、郑两姓的先民来此定居。因村庄周围崇山峻岭,大小山头较多,故取名“九山”。不久,其后山山下又建一村,为便于区别,便取名“上九山村”。

“这一砖一瓦,都有几百年、上千年的历史。如果一夜之间毁在我们手里,我们心里非常不安。如果不拆,村民已渐次离开的上九村又能坚持多久?”张亮考虑着,先把上九村保护下来。但保护开发古村的投资大、见效慢,能找到这样的知音并不容易。

“不少开发商考察后,感觉到这个片区的面积较大,需要投入的资金过多。也有相当一部分开发商只顾眼前利益,想在村里大拆大建。部分开发商的开发思路违背了我们的初衷。”张亮说。

这里有种回家的感觉

来上九村之前,夏安全跑过不少古村落。

“荣城俚岛的海草房、招远山中的老民居、泗水黄崖村的老屋,我都去看过,因为各种原因总觉得美中不足,一直都犹豫不决。”夏安全说。

2013年夏天,夏安全和张亮坐在了一起。

听说夏安全在找关于老房子、老物件的投资项目,张亮便不停地推介上九村,一直说到他心动。

石桥架在流水之上,静水沉在八角老井之中,石头垒砌的屋舍布满山头,粗壮的杨树、梧桐从过去繁茂到现在,绵延的香火从古老的庙宇上升起,还有地锅里饭香在小巷里蔓延……雨季中的上九村,流水淙淙、水草摇曳、鹅鸭栖水而戏;老人们在家门口笑谈,孩子们在巷道里打闹。

“散落在院子中、胡同里的石臼、石盆、石凳、石磨、石灶,听着老人说起的村庄历史,看到保存如此完好的石头村落,我心里有个声音:就是它了!就是它了!”夏安全兴奋地说,当时,他坐在山顶上俯瞰古村,从心底升起一种回家的感觉,“就像看到老家嘉祥的石头房子,找到了儿时的记忆和温暖。”

“让上九村留住乡愁。”去年8月,夏安全成立济宁市上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,与四川金盆地合作,投资3.6亿,分三期打造上九古村。

修旧如旧保留老味道

按照上九村的三年规划,第一年主要是古村落的开发,修缮老屋是其中一项。

“古村修复不要现代的物品。我们宁愿修复得慢点,多保留些老味道。”夏安全说。

从去年9月,夏安全就派出十几个小分队,到金乡、鱼台、微山、定陶、单县等地收集旧木料、旧砖、旧瓦、旧马车、旧石料等。修石房子需要什么,就去收什么。

夏安全说,上九村要修旧如旧,每一个元素都有历史的脚印,都能看到时光的悠长。许多仿古建筑看起来很气派、很有规模,青砖黑瓦的看着很老,可让人越看越没味道,因为里面没有历史、没有文化,只是一个空壳。

修缮老屋时,夏安全还请来山东大学民俗学院院长、江苏山水园林规划团队等,对上九山村的文化进行了挖掘整理,给这个古村落注入新活力。

“上九的定位是:孔孟思想直接影响下的民俗文化村。一定要把文化的骨架扎起来,这才是一个古村落生生不息的源泉。”夏安全说,邻里之间的和睦,家庭里的父慈子孝,这是古村落的根。

恭敬素朴的玄帝庙,热闹喧嚣的老戏楼,还有承载了梁祝情缘的娘娘庙,“这些老房子、老物件,我们都会逐步恢复。村里300多套老院子,现在我们修复了290多套。等十一国庆节开放,大家就能看到独一无二的上九村。届时看流水潺潺,坐在廊桥上喝大碗茶,听对面戏楼上的老戏,这是一种美妙的享受。

留人留记忆留住乡愁

古村落的修复重现活力,村民的去留也让张亮发了愁。

因为山上生活不便,近几年,不少村民离开上九村,搬到山下居住,目前仍有30多户住在村中。

开发古村之初,为了便于管理,开发商曾要求把山上居住的村民全都搬下来。“村民担心离开上九村没地方住,开发商要求村民全都搬下来,两边都有各自考虑。这事如果处理不好,村民和开发商就会结‘疙瘩’。”张亮说。

纠结面前,张亮并没有急着去说服开发商,他建议夏安全多到村里转转,看看村里的文化,听听村里的故事。

在山上,夏安全听了一曲上九村老艺人郑朝刚唱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坐在村中的大石墩上,四周围着喝彩的村民,73岁的郑朝刚弹着琵琶,把一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唱出了石头村独有的缠绵与粗犷。

留住记忆,才能留住乡愁;留住人,才能留住记忆。上九村的故事一点一点打开,夏安全的想法也动摇了。

经协商,对居住在山上的村民和老人形成了安置方案:对愿意转让房屋,开发商按评估价收购,统一修缮,并允许继续居住;对转让后暂时没房住的,开发商按评估价收购,在山下划拨宅基地,同时允许继续留住老房子,待新房建成后收回;对不卖也不搬的,可继续住老房子,但由开发商出钱,对老屋进行统一改造。

看着夏安全把规划中的远景一点点变成现实,上九村的村民们也摩拳擦掌般地准备做点事。石墙镇制定扶持上九山发展农家乐的政策,还成立上九山农家乐合作社。

高大的门楼